

可逆性与非可逆性“NP_受 + V + NP_处”的派生过程及句类意义^{*}

洪 爽

(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)

摘 要 现代汉语中有一种“NP_受 + V + NP_处”句式,当动词V具有[+附着]的语义特征时,该句式具有可逆性,即句式中的NP_受与NP_处可以互相交换句法位置。但“NP_受 + V + NP_处”与“NP_处 + V + NP_受”只具有句法形式上的变换关系,二者的派生过程及句类意义并不相同。

关键词 NP_受 + V + NP_处;可逆性与非可逆性;派生过程;句类意义

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-509X(2004)03-0060-04

一、引言

现代汉语中有这样的句子:

(1)a. 鲜花插瓶子里,要不然就枯萎了。
b. 桌子搬楼上,别放在走廊里。

(1)中加着重号的语言片段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句式,我们将其表示为:NP_受 + V + NP_处。其中NP_受为受事语义范畴,NP_处为处所语义范畴。

有的“NP_受 + V + NP_处”具有可逆性,即NP_受与NP_处可以互相交换句法位置,而句式依然成立,如:

- (2)a. 鲜花插瓶子里 → 瓶子里插鲜花
b. 瓷砖儿贴墙上 → 墙上贴瓷砖儿
c. 衣柜摆卧室 → 卧室摆衣柜
- 有的“NP_受 + V + NP_处”具有非可逆性,即NP_受与NP_处交换句法位置后句式不再成立,如:
- (3)a. 桌子搬楼上 → *楼上搬桌子
b. 自行车推院子里 → *院子里推自行车
c. 病人背医院 → *医院背病人

通过考察,我们发现在句法形式上具有变换关系的“NP_受 + V + NP_处”与“NP_处 + V + NP_受”实际上具有不同的派生过程和句类意义。

二、可逆性“NP_受 + V + NP_处”

先来看一组例子:

- (4)a. 鲜花插瓶子里
b. 瓷砖儿贴墙上
c. 凉菜盛盘子里
d. 花儿戴胸前
e. 干粮带身上
f. 衬衣穿里头
g. 衣服晾院子里
h. 粮食晒场院上
i. 衣柜摆卧室

动词V在这里表示的是一种将要发生的动作行为,处所是受事的预期性位移终点^①,整个句式表示的意思是某种物件(NP_受)将在某种动作行为(V)的作用下位移至某处(NP_处)。

- (4)中的例句都具有可逆性,如:
- (5)a. 鲜花插瓶子里 → 瓶子里插鲜花
b. 瓷砖儿贴墙上 → 墙上贴瓷砖儿
c. 凉菜盛盘子里 → 盘子里盛凉菜
d. 花儿戴胸前 → 胸前戴花儿
e. 干粮带身上 → 身上带干粮
f. 衬衣穿里头 → 里头穿衬衣
g. 衣服晾院子里 → 院子里晾衣服
h. 粮食晒场院上 → 场院上晒粮食
i. 衣柜摆卧室 → 卧室摆衣柜

在“NP_处 + V + NP_受”中,动词V表示的是一种将要发生的动作行为,处所是受事的预期性位移终点,

^{*} 收稿日期 2004-05-28

作者简介 洪 爽(1979-),女,辽宁沈阳人,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:现代汉语研究。

① 所谓“预期性位移终点”是指一旦动作行为发生,处所便成为受事的位移终点。

万方数据

整个句式表示的意思是某处(NP_处)在某种动作为(V)的作用下将出现某种物件(NP_受)

从表面上看,“NP_处+V+NP_受”是由“NP_受+V+NP_处”通过NP_受与NP_处互相交换句法位置而变换来的,但实际上二者有着不同的派生过程。

我们知道S₁在“NP_处+V+NP_受”是一个由底层直接生成的无标记施动句,具有陈述的句类意义和进行体的语法意义。它通过受事NP向前移位,处所NP向后移位等语法手段派生出S₂“把+NP_受+V+在/到+NP_处”,S₂仍为施动句,具有处置义、完成体等语法意义,可以有祈使的句类意义。如:

(6)把鲜花插在/到瓶子里 要不然就枯萎了。
S₂可以直接删除格标记“把”^①、“在/到”派生出S₃“NP_受+V+NP_处”,S₃是一个非施动句,具有未然的语法意义和祈使的句类意义。如:

(7)鲜花插瓶子里 要不然就枯萎了。
从S₁到S₂再到S₃的派生过程可以由例(8)表明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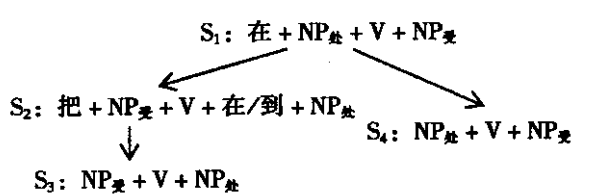
- (8)a. 在墙上贴瓷砖儿 → 把瓷砖儿贴在/到墙上 → 瓷砖儿贴墙上
b. 在瓶子里插鲜花 → 把鲜花插在/到瓶子里 → 鲜花插瓶子里
c. 在盘子里盛凉菜 → 把凉菜盛在/到盘子里 → 凉菜盛盘子里
d. 在胸前戴花儿 → 把花儿戴在/到胸前 → 花儿戴胸前
e. 在身上带干粮 → 把干粮带在/到身上 → 干粮带身上
f. 在里头穿衬衣 → 把衬衣穿在/到里头 → 衬衣穿里头
g. 在院子里晾衣服 → 把衣服晾在/到院子里 → 衣服晾院子里
h. 在场院上晒粮食 → 把粮食晒在/到场上 → 粮食晒场院上
i. 在卧室摆衣柜 → 把衣柜摆在/到卧室 → 衣柜摆卧室

另一方面S₁也可以直接删除格标记“在/到”派生出S₄“NP_处+V+NP_受”^②。如:

- (9)a. 在墙上贴瓷砖儿 → 墙上贴瓷砖儿
b. 在瓶子里插鲜花 → 瓶子里插鲜花
c. 在盘子里盛凉菜 → 盘子里盛凉菜
d. 在胸前戴花儿 → 胸前戴花儿
e. 在身上带干粮 → 身上带干粮
万方数据

- f. 在里头穿衬衣 → 里头穿衬衣
g. 在院子里晾衣服 → 院子里晾衣服
h. 在场院上晒粮食 → 场院上晒粮食
i. 在卧室摆衣柜 → 卧室摆衣柜
S₄是一个非施动句,具有未然的语法意义和类似说明的句类意义,且常以对举的形式出现在特定的语境中。如:

(10)墙上贴瓷砖儿 地上铺地板。
我们可以用图示表示上述派生过程:



由此可见,在句法形式上具有变换关系的S₃与S₄实际上有着不同的派生过程,因此句类意义也不尽相同。

三、非可逆性“NP_受+V+NP_处”

先来看一组例子:

- (11)a. 桌子搬楼上
b. 病人背医院
c. 床挪外屋
d. 自行车推院子里

动词V在这里表示的是一种将要发生的动作行为,处所是受事的预期性位移终点,整个句式表示的意思是某种物件(NP_受)将在某种动作为(V)的作用下位移至某处(NP_处)。

① 根据格语法的主语前置词删除规则,从S₂到S₃的派生过程中S₂删除了主语前置词“把”,使NP_受首级主题化,在句中作主语。

② 本文所涉及到的“NP_处+V+NP_受”句式不同于存现句,虽然它与存现句在形式上具有相同的词语序列:处所语+动词语+名词语。李临定(1986)认为存现句可以用“有”(或“是”)来替换,替换后不违背原句的基本意思,如:“墙上贴着瓷砖儿”与“墙上有瓷砖儿”基本意思相同。而本文的“NP_处+V+NP_受”句式则没有相应的替换,如:“墙上贴瓷砖儿”不同于“墙上有瓷砖儿”,这也从侧面证明了“NP_处+V+NP_受”具有未然的语法意义。另外,本文所涉及到的“NP_受”为光杆名词,即不带任何修饰、限定成分。否则,“NP_处+V+NP_受”也会成为存现句,至少可能引起歧义,如:“墙上挂一幅地图”既可以理解为“墙上挂着一幅地图”(存现句),也可以理解为“墙上挂地图”(具有未然的语法意义,表示类似说明的句类意义)。

这组例子中的“NP_受 + V + NP_处”都具有非可逆性如：

- (12) a. 桌子搬楼上 → * 楼上搬桌子
b. 病人背医院 → * 医院背病人
c. 床挪外屋 → * 外屋挪床
d. 自行车推院子里 → * 院子里推自行车

非可逆性“NP_受 + V + NP_处”与可逆性“NP_受 + V + NP_处 + V + NP_受”是一个由底层直接生成的无标记施动句,它可以通过受事NP向前移位、处所NP向后移位派生出S₂‘把 + NP_受 + V + 到 + NP_处’,S₂‘具有处置义、完成体等语法意义,可以有祈使的句类意义,如：

(13) 把桌子搬到楼上,别放在走廊里。

S₂‘可以直接删除格标记’把’、’到’派生出S₃‘：NP_受 + V + NP_处’,S₃‘是一个非施动句,具有未然的语法意义和祈使的句类意义,如：

(14) 桌子搬楼上,别放在走廊里。

从S₁到S₂再到S₃的派生过程可以由例(15)表明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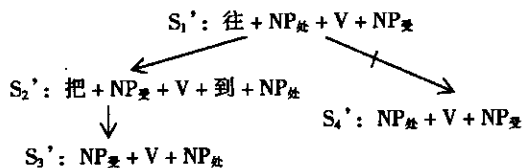
- (15) a. 往楼上搬桌子 → 把桌子搬到楼上 → 桌子搬楼上
b. 往医院背病人 → 把病人背到医院 → 病人背医院
c. 往外屋挪床 → 把床挪到外屋 → 床挪外屋
d. 往院子里推自行车 → 把自行车推到院子里 → 自行车推院子里

S₁‘不可以直接删除格标记’往’派生出S₄‘：NP_处 + V + NP_受。如：

- (16) a. 往楼上搬桌子 → * 楼上搬桌子
b. 往医院背病人 → * 医院背病人
c. 往外屋挪床 → * 外屋挪床
d. 往院子里推自行车 → * 院子里推自行车

车

我们仍可以用图示表示上述派生过程：



这里,由于S₄是个非法句式,所以S₃中的NP_受

与NP_处不可以互相交换句法位置,因而表现出了非可逆性。

四、“NP_受 + V + NP_处”具有可逆性及非可逆性的原因

可逆性“NP_受 + V + NP_处”(S₃)是由S₂‘把 + NP_受 + V + 在/到 + NP_处’派生而来的,S₂由S₁‘在 + NP_处 + V + NP_受’派生而来。同时S₁‘可以直接删除格标记’在’派生出S₄‘NP_处 + V + NP_受。于是S₃在表层具有了一个与之有对应关系的句式S₄,表现出了可逆性。但由于二者的派生过程不同,所以S₃与S₄只是具有句法形式上的变换关系,其句类意义并不相同。非可逆性“NP_受 + V + NP_处”(S₃‘)是由S₂‘把 + NP_受 + V + 到 + NP_处’派生而来,S₂‘由S₁‘往 + NP_处 + V + NP_受’派生而来。而S₁‘不可以直接删除格标记’往’派生出S₄‘：NP_处 + V + NP_受。所以S₃‘也就失去了在表层与之有对应关系的句式,从而表现出了非可逆性。

那么,为什么S₁‘可以直接删除格标记’派生出S₄‘而S₁‘则不可以?这与动词V的语义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。S₁中的动词V具有[+附着]的语义特征,如例中的‘贴、插、盛、戴、带、穿、晾、晒、摆’等,这类动词除了可以表示动作行为,即具有动态功能之外,还可以表示动作行为发生之后受事的存在状态,即具有静态功能,所以动词的‘位移性’^①相对较弱,处所NP_处于动词前时可用在‘标记’,也可以无标记,因此S₁‘可以直接删除格标记’在’派生出S₄。S₁中的动词V具有[-附着]的语义特征,如例中的‘搬、背、挪、推’等,这类动词只可表示动作行为,即只具有动态功能,所以动词的‘位移性’相对较强,处所NP_处于动词前时只可用位移标记性强的‘往’标记,而不可以无标记,因此S₁‘不可以直接删除格标记’往’派生出S₄‘。

五、结语

通过上述讨论,我们可以得知,由于动词V的语义特征的不同,导致了现代汉语中“NP_受 + V + NP_处”句式有可逆性与非可逆性之分。可逆性“NP_受 + V +

① 动词的‘位移性’是指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使受事发生位移的能力。S₃中的动词V即具有动态功能也具有静态功能,其‘位移性’自然弱于只具有动态功能的S₃中的动词V。

NP_处 中的 NP_受 与 NP_处 互相交换句法位置后句式变换为“ NP_处 + V + NP_受 ”,但这只是句法形式上的简单变换,二者的派生过程及句类意义并不相同。

根据奥斯汀(Austion)的“ 言语行为 ”理论,“ NP_受 + V + NP_处 ”是一个“ 施为句”(performatives)表示“ 言有所为 ”即说话的本身就是做了某事,如“ 瓷砖儿贴墙上 ”是说话人让听话人去实施“ 贴 ”这一动作。而

“ NP_处 + V + NP_受 ”是一个“ 表述句”(constatives)表示“ 言有所述 ”,即说话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情,如“ 墙上贴瓷砖儿 ”,只是说明墙上用来贴瓷砖儿这一事实。可见,在句法形式上具有变换关系的“ NP_受 + V + NP_处 ”和“ NP_处 + V + NP_受 ”在语义和语用平面上的意义各不相同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 沈阳.带方位处所宾语的动词及相关句式[A].语言学论丛(第 20 辑) [C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8.

[2] 李临定.现代汉语句型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86.

[3] 俞咏梅.论“ 在 + 处所 ”的语义功能和语序制约原则[J].中国语文,1999 (1) 21 – 29.

[4] 朱德熙.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[J].中国语文,1986 (2) 81 – 87.

[5] 朱德熙.“ 在黑板上写字 ”及相关句式[J].语言教学与研究,1981 (1) 4 – 18.

[6] 朱德熙.语法答问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85.

[7] 何自然.语用学概论[M].长沙:湖南教育出版社,1988.

[8] C.J.菲尔墨.“ 格 ”辨[M].胡明扬译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2.

Study on The Meaning of Sentence Pattern and
Derived Process of “ NP_O + V + NP_L ”

HONG Shuang
(School of Literature ,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,Jilin Changchun 130024 ,China)

Abstract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transaction of NP of “ NP_O + V + NP_L ”. When the verb “ V ” has the semantic trait of [+ attached], “ NP_O + V + NP_L ” is reversible. “ NP_O + V + NP_L ” and “ NP_L + V + NP_O ” have different derived process and meaning of sentence pattern.

Keywords NP_O + V + NP_L ; transactional ; derived process ; meaning of sentence pattern